

# 滿天星

「試說新語」

・「開講台灣話」合集

## 阿盛

／一位熱愛台灣的作家





滿  
天  
星

阿  
盛  
著

希代文叢  
110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
**S** 滿天星 阿 盛著 定價120元

---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  
SITAK PUBLISHING & BOOK CORP.

社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

電話：(02)7135272·(02)7135273  
(02)7135736·(02)7172226

FAX：(02)7176097

發行人：朱寶龍

---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
：蕭雄淋(北辰著作權事務所)

---

印刷者：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

電話：(02) 2477992

---

中華民國77年10月第1版第1刷

本書擁有著作權、版權、不可翻印
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向本公司郵購：劃撥帳號0017944-1(希代書版)

---

〈本書不可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〉

## 光燦刺人的星星

——序阿盛新書「滿天星」

劉還月

〔壹〕

大約在一九八五年前後，整個文化界似乎突然重視起臺灣本土文化，這固然由於有稍多的人戮力於這方面的研究，各種媒體對本土文化的容忍力也突然大了許多，這個現象與事實，雖不能與稍早掀起的環保風潮一般，可視為臺灣人民在極度物化之後的覺省與反思，但本土文化再受重視，臺灣研究不再被任意扣帽子，至少應該肯定，戰後四十年來，在歐美文化狂飆，一切以經濟利益為先的社會中，少數人長期努力的成果。

當然，臺灣本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，最早可溯自荷領時期，東印度公司的「巴達維亞城日記」便是一例；明鄭時期，又有揚英的「從征實錄」等，清領之後，各地的方志

與文獻更多，不過這些東西都只偏重文獻的收錄功能，少有個人研究的心得與成果。

日人領臺後，由於統治的需要，官方曾致力於臺灣本土文化與風土民俗的研究，諸如成立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」以及「臺灣慣習研究會」等官方與半官方組織，從事臺灣舊慣、習俗、語言的田野調查與整理，完成「臺灣私法」、「蕃族調查報告書」、「清國行政法」等書。另在民間方面，因受官方研究風氣的影響，不少專家學者紛紛投入這方面的研究，膾炙人口的「臺灣文化志」（伊能嘉矩）、「臺灣風俗誌」（片岡巖）、「臺灣舊慣冠婚葬祭與年中行事」（鈴木清一郎）……等鉅著，都有相當突出的成績。

日人雖爲了推行殖民政策，以期了解臺灣人的風俗習慣，深入控制臺灣人的思想與精神，但對臺灣文化的探討與研究，卻有如此輝煌的成績，照說臺灣光復後，至少應繼承過去的成果，釐清日人統治心態的謬誤，締造出更輝煌的成果才是，不幸卻因陳儀的高壓統治，導發後「二二八事件」，不久後又因大陸變色，國府遷臺，政治的動盪不安與社會秩序紊亂，使得臺灣研究成爲政治低氣壓下最大的禁忌。

五、六十年代以後，臺灣社會早已恢復了秩序，經濟也已迅速起飛，但政治的氣氛

仍相當低迷，社會處處充滿禁忌，不僅臺灣研究的工作往往被視替臺獨鋪路，甚至連臺灣的地方語言也被刻意禁止，挾著現代文明的歐美文化，又適時地大量傾銷臺灣，遂使得整個社會充塞著虛浮、矯情、僅有皮毛而無骨肉的西式文明，本土文化在政府刻意與社會漠視的雙重打擊下，不僅迅速萎靡，甚至幾近根基俱毀的地步。

七十年代以降，戰前的最後一批知識份子長成，他們先後接受日本及臺灣兩階段的教育，在嚴肅比對與確認各地文化的特質與重要性之後，遂有少數人開始覺醒，積極結合老一輩的臺灣研究者，吸收他們的經驗，承擔起臺灣本土文化的延續工作，盛清沂、王詩琅、高樹潘合作的「臺灣史」，吳瀛濤的「臺灣諺語」、「臺灣民俗」，陳運棟的「客家人」，林滿紅的「茶、糖、樟腦業與晚清臺灣」……等等，都是這階段努力的成果，可惜由於社會風氣使然，這些傑出成績絲毫不受重視，僅是少數研究這方面人士的參考資料罷了。

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啓始，則是戰後新生知識份子崛起的世代，這批全盤西化教育下成長的一代，卻拜傳播日益發達之賜，有較多的機會可比對參考，使他們有更寬濶的胸懷去接受、反省、批判社會、教育、文化以至於政治上種種不合理的現象，而他

們最大的特色是用文學來表達心中的意見，宋澤萊、林雙不、向陽、阿盛、黃凡、吳錦發，劉克襄、苦苓……等年輕作家，都是這階段最勇於表達不同聲音，也最能肯定本土文化重要性的文學工作者。

這批新世代作家長期的耕耘與堅持，不只使得臺灣的文學蓬勃發展，八十年代中葉以後的「本土文化復興」，更有推波助瀾的影響，發展至今，更有不少創作作家，劇身本土文化的研究與重整工作。

〔貳〕

嚴格說來，八十年代中葉以降的「本土文化復興」，僅是一種可能帶動的風潮而已，至今還不足以稱之為「運動」，帶動、導引以至於持續這股風潮者，大致可分為三類，一是因興趣以及其他諸多原因，堅持終身奉獻的文化工作者，洪惟仁、莊永明、明立國、黃文博……等人，可謂是這類型工作者的代表性人物；二為興之所至，或為趕搭這股風潮，卻又不肯投注心血，而以解釋先人成果為自己成績的專家，這類的專家大都出現在學院裏，文化界中當然也避免不了會出現少數這類的人物；三是關切現實的文學工

作者，心有所感之餘，不僅大力認同本土文化，更希望能賦予新的精神與意義，讓更多的現代人認識與接觸傳統文化的可貴之處，阿盛、李赫、黃武忠……正是這類型的代表性人物。

除了第一、第二類型的人物，十年前崛起於文壇，被譽為晚近臺灣最傑出散文家的阿盛，應是近來相當特殊且成績突出的一位；阿盛的特殊，在於他並非盲目附應或者趕潮流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希望能賦予這些老文化新生命，讓它們有更寬廣的空間與更強韌的生命力。

儘管過去這些年來，阿盛是個相當「專業」的散文家，唯一的副產品僅是應付工作所需的雜文，此外少有其他作品，更無須論及對本土的研究，但在其散文創作中，從最早的「同學們」至晚近的「姑爺莊四季謠」，都透露出他濃厚的本土氣息以及對傳統文化的關注，這不僅締造出特殊的「阿盛體文學」，更延續了他「質樸敦厚」的文學風格，如此的一個文學創作者，不僅是個現實的關切者，更擁有放眼世界，心懷鄉土的情操與胸襟。

有了這一層地認知，再看阿盛自一九八八年起開始經營的「試說新語」與「開講臺



灣話」兩專欄，便一點不會感到突兀，再以內容來看，這兩個大不相同的專欄，前者為以阿盛觀點解釋現今社會上約定成俗或者正在流行的「新語」，後者卻以臺灣的老諺語，印證在現代社會中，提供現代人新的警惕；無論是舊諺還是新語，都延續著阿盛作品中「有趣有味又有理」的獨特風格，因此，這些東西或說應是阿盛雜文的專題化罷了，只是他動用了老諺語這項珍貴的傳統遺產，而特別引人注目。

〔叁〕

諺語，根據古書的說法，說文謂：「諺，傳言也。」，禮記大學云：「諺，俗語也。」太平御覽則載：「傳言也，俗言曰諺。」，種種解釋與衍義，都定義諺語是一種社會中普遍流傳的俗語。

諺語即是一個社會中普遍流傳的俗語，無論其誕生的過程是某些人刻意創造出來，還是不加思索，順口溜出的自然諺，它們要成爲一種諺語，在某一個世代中普遍流傳，必順具備趣味橫生，朗朗上口，言淺意達，更重要的是要呈現社會體驗的累積，換句話說，它必須反映一個社會以至於一個族羣的生命經驗、觀點、智慧以及警示……等等，

此外，更是庶民智慧財產的沉澱，歷史文化的傳承，在任何一个時代裏，都有其不可取代的意義與重要性。

阿盛顯然是個能把諺語的定義與意義解釋得最清楚且最獨到的人，否則他沒有辦法在堆積如山的陳舊倉庫中，翻出一條條衆人耳熟能詳，又與現代社會緊密貼切的老諺語，讓我們複習與反省。

我們不妨從最熟悉的諺語開始，阿盛對「食對藥，青草一葉；食錯藥，人參一石」諺開的講是：

空言文化復興，沒有用，做表面只能「治標」，且看近幾年來的「民俗」活動，「作秀」意味強過「紮根」用意，看上去，熱鬧得很，究實還是走商業路線。這只是一例，其他例子多的是。布袋和尚有一首禪偈：「手把青秧插滿田，低頭便見水中天。心中清靜方為道，退步原來是向前。」其中「玄機」，無非是提示人們知道退，明新舊，退亦前，舊亦新。喊口號如吃速食麵，一時之間似乎飽了，其實沒什麼「營養」。真正要治療現代人的「膚淺」之病，唯

有經常停下脚步回顧前塵，有傳承，如來往，例如『開講臺灣話』，雖然只是青草一葉，你若用心看用心想，一定可以治好許多現代病，甚且「藥效」好過建議萬語千言。

阿盛把舊時「對症下藥」這一方，開給臺灣文化界日益嚴重的「膚淺病」服用，雖然不能一針見效，卻確確實實是最有效的「青草一葉」。

對日益紊亂的社會秩序，阿盛則提出「餵子要防偷挽匏，種田要防偷牽牛」諺，呼籲社會大眾：

這些年來，「失蹤兒童」日漸增多，背景必不單純，或是綁票勒索，或是買賣人口，這些行為，罪大於搶劫，就情理法以論，都「無可赦」。而失蹤兒童的父母親人最好能組織起來，莫像無頭蒼蠅似地單闖獨行，組織才有力量，……每個兒童都是父母的心頭肉，一百萬頭牛也抵不上。所以，組織動作快一點，我們贊成痛懲甚至槍斃擄人勒索擄票的劫匪，他們是真正的「共匪」，人

神共憤的匪類，也希望政府有關當局在這件事上積極一點。

至於解嚴之後，日益激烈的政治抗爭與自力救濟事件，更是阿盛關注的焦點，他借「威豐三，講到今」諺，提醒國府政治事件不能隱瞞了事，尤其是民國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件，更應立刻明智解決，否則「冤魂不散」，只會帶來更大的傷害；他又借「紅顏今日凌遲我，白髮彼時豈饒君」來談翻案風，認為翻案就是要討公道；當然，這位來自新營的鄉下作家，更忍不住要站出來為農民說幾句話的：

臺灣的農人實在命苦，他們餓飽千萬人，却一直未獲得對等的尊重與合理的「價值」。特別是諸多米蟲果蟲等蟲，農人對之真是恨入骨；為什麼？舉實例說較清楚，一九八八年二月，一斤白米產地價是新臺幣六元，六元，你想想，那些將來會成為國家棟樑的「漢堡寶寶」們，一餐飯會吃掉多少個「六元」？美國香菸一包二十支起碼賣三十五元，算算看，一斤白米能換幾支香菸？官員民代及臺北市超級市民還嫌惡農人來抗議，說是「少數人」妨害「多數人

「，這社會好談諧啊！一個有幾千年文化的民族居然會「進步」到如此。

上述的種種例子，都證明了阿盛對舊諺所下的苦心以及善用之能；其實，馭駕語文的能力，在他的「試說新語」中更見純熟，這個單元的形式與結構，與「開講臺灣話」大致相仿，只是把臺灣諺語，換成阿盛創造的新語（或說新諺語）罷了，由於不受舊有素材的限制，阿盛更展現他天馬行空般的想像力與創造力，試舉幾例，都能令人會心一笑或者心頭一震，例如人物，他的解釋是「人要有物」，戀愛成了「戀過了就不愛」，銀行就是「借銀子，不行」，民主恰似「人民之主」，英雄淪為「英勇的狗熊」……。

耍嘴皮子人人會，但要趣味盎然，有道有理卻不是一般人都能夠應付，阿盛既然敢試說這些新語，自有他的過人之處，我們先看看他解釋的強人是「強壓別人的人」，對這號人物，他提出了頗深切的警告：

風光，如風吹過，光彩幾時？現代的強人們最好能記住，「飛龍在天」之後便是「亢龍有悔」。憑本事出人頭地，則號稱什麼都無所謂，若是自以為是

現代強人，欺壓剝削他人，則行徑何異於古代的搶盜之輩？

八十年代啓始益被重視的公害問題，到了阿盛筆下，卻成了「公公害孫子」，當然也有一套令人心服口服的解釋：

這一代的人拚命地破壞自然人文景觀，有意無意地公然蔑視土地山川，蔑視寶貴的人文資產，下一代再下一代的人怎麼辦？他們必得費盡精神去收拾爛攤。

所以說，所謂的「公害」，其實是「公公害孫子」，前輩人造孽，後輩人承受。許多人總以為留些金錢房屋給子孫，便是大好，殊不知金錢有用却非萬能，而整治污染、還復青山、修涵文化，却是千難萬難。

如此不談高深道理，僅以每個人都可感受到的切身問題，讓我們在自我的經驗中學會教訓的方法，他同樣也運用在對政治的批評上，在「神話，神經病說的話」篇中，他

替廣大羣衆說出心裏的話：

政界官場中的神經病最多。這類神經病的特徵是經常「打官腔」，或為求官職、或為保官位、或為晉官祿，正義良心全不管，民衆聲音都不聽，你偶爾忍不住數說他們幾句，他們立刻說你是「刁民」、「有陰謀」，甚至扭曲矯飾，閉口就是一套「為國家民族奉獻」、「絕對公平公正依法處理」、「根本沒有特權存在」、「在英明的領導之下為民服務」、「全民一致支持」、「已經盡力照顧農民」、「都是有心人士的陰謀煽動」、「極大多數的民衆都很感謝政府」……云云，說得頭頭是道，連耳根子都不會略為轉紅。這些「官腔」，你相信嗎？你相不相信都可以，那是你的自由權利，可是，我們寧可如此相信——打官腔的人恐怕未必相信自己說的話是真的。

阿盛的這些話，也許會得罪某些人，但他提出了最真切的看法，不僅讓我們回首舊遺產，也要我們看到新問題，不只說出了新語，也給了我們反省的機會，更重要的是，

他確確實實地提出了批判，也給了這個社會最具建設性的意見！

只看我們能不能接受，能用什麼樣的胸襟容納罷了。

〔肆〕

阿盛把這些諸多的老諺新語，還包括了我的一大堆廢話，要結集出書，名叫「滿天星」，他取這個名字，必定有其深意，我沒問，卻想畫虎繪皮，仿製一句新語：

「滿天星，滿天閃爍的大都只是火燼，會發亮刺人的才是星星。」



